

書名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  
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點  
卷 卷六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34000

# 卷六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英雄譜弁言



英雄有漢字曰無也靈心影現百  
通不窮不刻死終之印投於者  
不勃漫成之局面於他人英雄  
有譜也是按圖而索驥也英雄  
於三國水滸乎曰石也燕越不  
函傳異代不相借材凡稱丈夫



出朝回還后州高休楊戰  
相謂曰大軍之失有詩為  
証二奸賊謀

奸賊陰謀害良  
共相為誦感極皇  
潛將鴆毒安于膳  
修養何辜一命亡

再說片後義回后州來偶  
然腰臂疼痛不能舉馬坐  
船行至州州離河天數將  
及其友因醉在船頭工  
消遺不想水銀墜下腰勝  
站立不牢失脚落于淮河



而死從入打撈起屍首具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六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古尚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盡話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相柳瀆于泗州高源深地  
本州官員動文書申復首  
院蔡京喜高休楊戰四  
個賊臣設計謀定奏聞天  
子后安撫行至淮河墜水  
而死只恐宋江該疑別生  
他事乞陛下差天使賞酒  
往楚州賞賜以安其心上  
皇無奈遂降御酒二樽差  
天使賞在楚州這使臣亦  
是高休楊戰手下之人將  
御酒下了慢藥費往楚州

姜維欲先殺諸魏將然後殺鍾會而重立漢帝  
其計不為不深其心不為不苦矣且將除鄧艾  
而假手於會將除衛瑾而又假手於艾是謀殺  
諸將者姜維謀殺鄧艾者亦姜維也謀殺鍾會  
者姜維謀殺衛瑾者亦姜維也然而會滅而諸  
將不滅艾滅而衛瑾不滅則天之未可強也論  
者往往以多事責姜維然則陸秀夫之航海張



來且說宋公明自到任之後惜重愛民百姓敬之如父母宋江開時常出郭遊玩見兩門外有個數畝莊其四面都是水港中有高山一座峰峦秀麗松栢森然和梁山泊無異宋江心中甚喜自己想自我若死時此處堪爲陰宅宋江到任將及半載時宣和八年初夏忽听得朝廷降賜御酒到來與眾出城迎接入到公所開讀聖旨拜罷天

信接過御酒教宋安撫飲盃宋江亦將御酒回功天使天使推利自來不會飲泊備禮饋送天使不受而云宋江自飲御酒之後覺道心腹疼痛想被下禁在酒裡急令人打听那使臣子路郵中却又飲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計乃嘆自我自幼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並不曾行半滴欺心之事今日天子所信讒佞賜我藥酒我死不

世傑之飛香文天祥之崖山流涕香得謂之多事即李陵之不即死或猶虛諒其得當報漢之言而姜維之不即死豈得實報其設謀報漢之志元人智詩曰諸葛未亡猶是漢子請更下一語以對之曰姜維不死尚爲劉庶不負其苦心云

先主其業半以哭而得成送徐庶則哭而送之不哭則庶安得有走馬之薦請諸葛亮則哭而請之不哭則亮安得有出山之心乃其父善哭而其子獨不善哭何也或曰哀歡非人之所得而教若待教而後哭便是不能哭子曰不然先主亦嘗受人之教矣其對魯肅而哭孔明教之

也其對孫夫人而哭亦孔明教之也但教之哭而哭必其人先自會哭然後能如所教耳若後主生平眼淚從來貴重其睡著於子龍懷中則喪其母而不知哭其聽比地王之自刀於廟則喪其子而亦不知哭以此二者不能得其眼淚更何從得其眼淚

觀後主之不哭而司馬昭笑其不哭卻正又當哭其所笑矣不獨爲卻正哭又當爲孔明哭爲先主哭先主有如此之子此託孤之時所以執手流淚孔明有如此之君此出師之時所以臨表涕泣也

或作高祖劉禪之說曰此開樂不思蜀之言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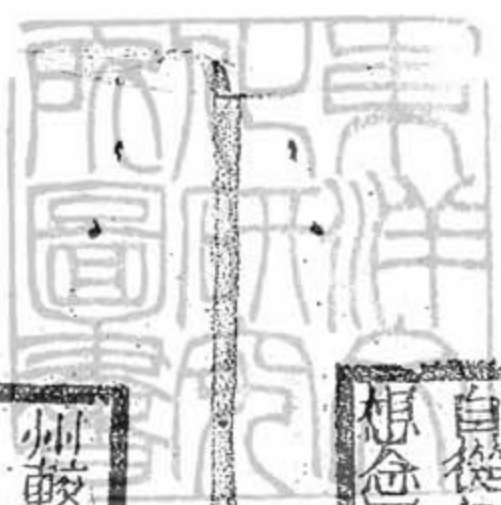
爭以有李遠見在潤州他  
若聞知朝廷行此意必去  
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忠  
義壞了連夜差人往潤州  
喚取李遠刻日到楚州且  
說李遠到潤州爲都統制  
只是悶倦與眾終日飲酒  
所得楚州差人到來有請  
李遠曰哥上取我必有話  
說便同來人下船直到楚  
州拜見宋江曰兄弟我拜  
自從分散之後日夜只是  
想念眾人只有賢弟在潤

禪之巧於目全也若曰夜流涕感憤思歸好雄  
如司馬昭其能容之乎然則閉目開目之劉禪  
依然一青梅煮酒聞雷失筋之劉立德耳雖然  
使禪而果能如是則不至于用黃皓不至於疑  
姜維亦不至於獻成都降鄧艾矣然則爲此說  
者去豈其然  
司馬昭欲舍炎立攸以繼師後其與宋太宗之  
殺德昭而自立其子者不啻天淵矣雖然以此  
爲昭之愛兒則猶未知昭者也使攸而非昭之  
子而昭欲立之乃爲公耳今則陽託立姪之名  
而陰受立子之利其計不亦巧乎且炎爲長而  
攸爲次若以炎爲師之子而立之更無俾議耳

州較近特請你來商議一

付大事太迷自甚麼大事  
宋江曰你且飲酒宋江請  
進後所欸徐子達吃了半  
晌酒食宋江口醫弟我所  
得朝廷差人賞樂酒來賜  
與我吃如死却是怎的好  
李逵大叫反了罷宋江曰  
軍馬都沒了兄弟們又各  
自分散了如何反得李逵  
曰我鎮江有三千軍馬哥  
可楚州軍馬只占起來再  
上梁山泊強在這里受氣

今不以炎嗣師而攸嗣師使人之執立長之說  
以廢其立姪之事其計不更巧乎蓋不明君臣  
之義必不能篤兄弟之誼故觀曹丕之篡漢帝  
知其必不能愛曹植觀司馬昭之統魏主知其  
必不能念司馬師魏之亡非晉亡之而魏自亡  
之也何也炎之偏主一則曰我何如曹丕再則  
曰父何如曹操是其篡也魏教之也魏教之則  
謂之魏之亡魏可矣且魏之亡魏自亡之而亦  
漢亡之也何也炎之受禪一則曰我爲漢報讐  
再則曰我依漢故事是其禪也漢教之也漢教  
之則謂之漢之亡魏可矣天理昭然絲毫不可  
豈不重可畏哉





宋江曰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賜藥酒與我服了我死後恐你造反壞了我忠義之名因此請你來相見一面酒中已與你慢藥服了回至潤州必死你死之後可來楚州兩門外蒔兒洼和你陰魂相聚言訖淚如兩下李逵亦垂淚曰主時伏侍哥也死了也只是哥上卸下一個小鬼言畢便覺身體有些沉重洒淚拜別下船回到

曹氏以再世而篡劉司馬氏歷三世而篡魏似魏之亡獨遲於漢也漢滅於魏未滅之時似漢之亡獨早於魏也而非也當曹芳之立而魏已亡及曹芳之廢而魏再亡及曹芳之弒而魏三亡矣何待於其之見黜而後謂之亡哉然則漢之亡終在後魏之亡終在先耳  
董卓聞受禪臺之言曹亦有受禪臺之事魏則取前之虛者而實之晉又取前之實者而實之也漢將亡有黃巾之妖魏將亡亦有黃巾之怪漢則先舉後之一黃巾而散為眾人魏則又舉前之眾黃巾而合為一人也受禪臺有三則兩實一虛黃巾有一則二多一寡此又一部大

潤州果然藥發李逵臨死

書前後開台處

分付從人將我靈柩去楚州南門外蒔兒洼與哥也一處埋葬從人不負其言扶柩而往木江自與李逵別後心中傷感思念吳用花榮不得會面是夜藥發囑咐親隨之人將我靈柩殯葬南門外蒔兒洼高僧深處休負吾志言訖而逝州人修棺槨依禮殯葬李逵自往數日之後李逵

却說鍾會請姜維計議收郤艾之策維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欲殺瓘反情實矣將軍却起兵討之可也姜維已艾亦已權若使艾殺瓘是為維先去一忌也會大喜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收郤艾父子瓘步卒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郤征西殺將軍以正又情也切不可行瓘曰言自有計遂先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蚤來歸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者滅三族妙在先散其羽翼隨備糧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雞鳴艾部將見檄文者皆來投拜于衛瓘馬前時郤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郤艾父子艾大驚滾下狀來瓘叱武士縛



宋江墓側有詩為証

宋江飲毒已知情

恐壞忠良水滸名

便約李逵同一死

效兒汪重起任城

且說宋清在家患病聞知

家人報說哥已在楚州病

故葬于效兒汪只得全家

人到來祭祀却說武勝軍

承宣使吳用自到任之後

每日思念宋公明忽一夜

夢見宋江在楚州在衣服

說曰軍師我等以忠義為

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亦被捉下縛於車上妙在事

頃遲則不可擒速則可擒府中將吏大驚欲待動手槍奪蓋望見

塵頭大起哨馬報說鍾司徒大兵到了鍾會之至却

敘來筆法交埃眾各四散奔走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見鄧

艾父子已被縛會以鞭撻鄧艾之首而罵曰養犢小

兒何敢如此姜維亦罵曰匹夫行險徼幸亦有今日

即艾亦大罵一吃口怎敢會將艾父子送赴洛陽會

入成都盡得鄧艾軍馬威聲大震乃謂姜維曰吾今

日方趨平生之願矣漸斬露山維曰昔韓信不聽蒯

通之說而有未央宮之禍此句曉然勸他大夫種不

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此句是陪說斯二子若

其功名豈不赫赫哉徒以利害未明而見戮之不

士不曾有負朝廷今賜飲也先以危今公大動也就威震其王何不泛舟絕迹

樂酒身亡已葬于楚州再以冷語挑之兄汪軍師若念田日交情

可到塔壁看視一遭勸其謀拔反勸其辭要用

要問脩細忽恐竟來乃是此句出來維曰若不退閒當密

一苗吳用淚如雨下坐至此要釣他維曰若不退閒當密

天明逕往楚州來求江果此句出來維曰若不退閒當密

已死吳用安排祭儀到楚此句出來維曰若不退閒當密

見淮坡前哭祭曰仁兄今此句出來維曰若不退閒當密

日既為國家而死托薦與此句出來維曰若不退閒當密

我兄弟無以報答願與仁此句出來維曰若不退閒當密

兄全會早九泉之下言男此句出來維曰若不退閒當密

痛哭正欲自縊只見花榮此句出來維曰若不退閒當密

大驚曰吾兵多艾數倍若但要我擒艾此句出來維曰若不退閒當密



從船上飛舟到墓前見了  
吳用各吃一驚吳用問曰  
賢弟在應天府為官緣何  
到此花榮將要申之事說  
了此吳用相同因此星夜  
到此吳用曰我得一夢亦  
是如此因來探看塚所想  
念果公明恩義難捨正欲  
就干此處自縊魂魄與仁  
兄同聚一處花榮曰軍師  
既有此心小弟便當隨之  
亦與仁兄全思義乃死  
而安然也有詩為証

能辨之今日自引兵來是疑我也  
鍾會之反姜維催之司馬昭又催之  
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則臣必死豈不見劉艾  
更不消引韓信文種為喻即以劉艾為喻譬如作文者只用本題不用請客  
亦如維曰近聞郭太后  
不必學他人只學劉先主亦如  
新亡可詐稱太后有遺詔教討司馬昭以正賊君之  
臣司馬昭必執曹真而出恐有以天子之詔討之者身耳今維見曹真在軍中便算出郭太后遺詔來正與司馬昭計曹  
據明公之才中原可席捲而定會曰  
伯約當作先鋒成事之後同享富貴維曰願效犬馬  
微勞但恐諸將不服耳  
既說倒了主帥便又算倒眾將  
會曰來日元  
有佳節於故宮大張燈火請諸將飲酒  
至承與吉平飲宴亦是元肯佳節  
殺之  
至承與吉平飲宴亦是元肯佳節

紅蓼津中客夢長

花榮吳用苦悲傷  
一時義烈相思契  
封樹高懸兩命亡

吳用曰我今身又無家死  
却何妨你有幼子孀妻後  
其何依花榮曰此事不妨  
自有囊帛足以度日妻室  
之家亦自有入料理兩個  
大哭一場双上懸于樹上  
而死屍上從人久等本官  
不出都到塚前看時只見  
兩人自縊身死急忙報與

會維二人請諸將宴飲散巡後會執杯大哭  
平嶺上之哭是真哭鍾會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后臨崩席間之哭是假哭  
有遺詔在此為司馬昭南關弑君  
又將南關事一提  
道丞晚將篡魏命吾討之汝等各自身名共成此事  
眾皆大驚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違令者斬眾皆  
恐懼只得相從書字已畢  
勉強西字與其貴  
會乃困  
諸將於宮中嚴兵禁守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坑之  
會曰吾已合宮中掘一坑置大棒數千如不從者打  
死坑之  
若聽姜維之言而遂坑之何必又  
將丘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部下舊人也時胡烈亦  
被監在宮建乃密將鍾會所言報知胡烈烈大驚泣  
告曰吾見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卯汝可念

二人自縊身死急忙報與  
告曰吾見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卯汝可念



本州官僉置棺槨葬于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恨丘建只為一胡烈又因胡烈轉出一胡淵宋江墓側建曰恩主勿憂容某圖之遂出告會曰主公軟監諸宋江仁德建立祠堂四時將在內水食不便可令人往來傳遞會素聽丘建享祭里人所禱無不感應之言遂令丘建監臨會分付曰吾以重事託汝休得却說道君皇帝自從賜御洩漏事之將敗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酒與宋江之後果上虞疑所託非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網言其事皇上密書淵太驚遂遍不知宋江消息每每自啟局示諸營知之眾將大怒急來淵營商議曰我等雖死球場戲兩個賊臣所惑忍豈肯從反臣耶又因胡淵淵曰正月十八日中可一曰上皇想李師和兩入內如此行之烈在不淵曰正月十八日中可個小黃門來到後園攪動眾將轉出衛將即整頓了人馬令丘建傳與胡烈報知諸鈴索李師和慌忙迎接聖帝駕前山呼天子曰近感帝駕前山呼天子曰近感將却說鍾會請姜維問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疾安道全醫治有十數

日未見痊可今一見卿不主何吉凶與卿艾水山出寒之要曰夢龍蛇者皆害

勝悅樂詩云

不見愛卿十餘日  
朕心春恋又躊躇  
今宵得遂風流興  
美滿恩情總不如

李師和奏曰深蒙陛下眷愛之心賤人愧感真房內鋪設酒筵與上皇取樂倦忽然就房裡起一陣冷風上皇見個穿黃衫的立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却被亂箭射倒眾在前而奏曰臣乃梁山泊將梟其首成維殺諸將之役又必殺會則會固始終

莫不... 成維殺諸將之役又必殺會則會固始終



宋公明部下神行大保戴一死 維拔劍上殿往來衝突不幸心疼轉加維仰天  
宗兄長宋江請陛下車駕 大叫曰吾計不成乃天命也此時姜維即不心夜而  
上皇曰卿請寡人車駕何 矣 遂自刎而死噫維死矣 漢斯亡矣 時年五十九歲宮中死  
法戴宗曰遊玩景致上皇 者數百人衛瑾曰眾軍各歸營所以待王命魏兵爭  
從戴宗出官乘馬而行但 欲報讐兵剖維腹其膽大如雞卵子龍一身都是膽 正不知又怎樣大  
見白雲似霧且听風雨之 眾將又盡取姜維家屬殺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  
声到了一處驚問曰卿等 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劫鄧艾豈有人報知衛瑾瑾  
皆是何人只見為首一個 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由續  
奏道臣乃梁山泊宋江是 曰昔鄧艾取江油之時欲殺續得眾官告免是照一  
也上皇曰寡人已令卿在 卷中 今日當報此恨丘建欲報舊主之恩因續欲報 舊王之恨兩人相反而相對  
楚州為安撫使却緣何在 瑾大喜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趕至綿竹正遇鄧艾  
此宋江奏曰臣等請陛下 子放出檻車欲還成都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准  
到忠義堂上各臣細訴衷

曲上皇到忠義堂前下馬 備欲待問時被田續一刀斬之鄧忠亦死於亂軍之  
上皇坐定見階下拜伏着 中水山襄之夢 後人有詩嘆鄧艾曰 于此應矣  
許多大上皇猶豫不定宋 自幼能籌畫 多謀善用兵 凝眸知地理  
江向前飛淚啓奏曰臣等 仰面識天文 馬到山根斷 兵來石徑分  
不曾抗拒天兵素秉忠義 功成身被害 魂遊漢江雲  
自從陛下招安南征北討 又有詩嘆鍾會曰  
兄弟十中損八臣蒙陛下 豎年稱蚤慧 曾作秘書郎 妙計傾司馬  
命守楚州到任以來陛下 當時號子房 壽春冬贊畫 劍閣顯鷹揚  
賜以藥酒與臣服訖臣死 不學陶未隱 遊魂悲故鄉  
無如道恐李逵知而懷恨 又有詩嘆姜維曰  
楓生異心臣亦與藥酒飲 天水證英俊 涼州產異才 素從尚父出  
死吳用花榮亦忠義而皆 附秦武侯來 大膽應無懼 雄心誓不回  
來在臣塚上俱各自縊身



死臣等四人同葬于楚州

成都身死曰 漢將有餘哀

南門夢見泣里人怜問建

却說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

立祠堂于墓側今臣等典

太子劉璿漢書高侯關雲皆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

眾已白者其魂不散俱聚

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充先至出榜安

于此申告陛下始終無異

民方始寧靖留衛瑾守成都乃遷後主赴洛陽止有

乞陛下聖鑒上皇听了大

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郎郤正

驚曰寡人親差天使御筆

等數人跟隨廖化董厥皆託病不起後皆憂死時魏

印封黃酒不知何人換了

景元五年改爲咸熙元年春三月吳將下奉見蜀已

藥酒賜卿宋江曰陛下可

亡遂收兵還吳補應前中書丞華嚴奏與主孫休曰

問來使便知好弊上皇看

吳蜀乃唇齒也唇亡則齒寒臣料司馬昭伐吳在即

見三關高聳上皇問曰此

乞陛下深加防禦爲後卷伏線 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

是何處宋江曰此是臣等

抗爲鎮東大將軍領荊州牧守江口左將軍孫資守

曰卿寺已死當每夜生陽

南徐諸處隘口又沿江一帶屯兵數百萬老將丁奉

世何故相聚此地宋江曰

總督之以防魏兵不能救蜀已敗後魏與吳建寧太

天帝哀憫臣寺忠義頒賜

守霍玄聞成都守素服望西大哭諸將西曰

玉璞勅命臣爲梁山泊都

既漢主失位何不速降戈泣謂曰道路隔絕未知吾

士地上皇曰卿寺有此靈

主安危若何若魏主以禮待之則舉城而降未爲晚

屈何不詣九重深處顯言

也萬一危辱吾主則主辱臣死何可降乎雖不能死

真人宋江正待啓奏忽見

天淵眾然其言乃使人到洛陽探聽後主消息去了

李逵手把双斧房声呼曰

且說後主至洛陽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後主曰

無道昏君所信四個賊臣

公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宜誅戮司馬昭本不欲殺

屈壞我們性命今日既見

夢死故意嚇嚇後主面如上色不知所爲文武皆

正好報仇說罷輪起双斧

奏曰蜀主既失國紀幸早歸降宜赦之昭乃封禪爲

運奔上皇天子吃這一驚

忽朕竟來乃是一夢解開安樂公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以其賜住宅月給請



雙眼見燈燃燐李師已受賜絹萬疋僮婢百人子劉瑤及羣臣樊建謨周郤  
洒然不寢有詩為証

偶入書樓訪愛卿

夢遊水滸見豪英

無能窺抑當增訝

身後何人報不平

以夢中事諭李師上李師

師奏曰凡人正重者必然

為神也真非宋江已死顯

靈托夢與陛下當夜上皇

嘆嘆不已次日早朝會堂

臣于徧殿當日章貫奏京

言以楊哉朝聖更恐聖問

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昭因黃結盡國管民  
今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後主何不乞免之時霍  
女探聽得後主受封遂率部下軍士來降次日後主  
親請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  
於前蜀官感傷蜀後主有喜色見魏而不思蜀昭令蜀  
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盡皆噙淚後主嬉笑自若見蜀  
思蜀尤為無情酒至半酣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  
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況姜維乎乃  
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此之  
樂須更後主起身更衣卻正跟至廊下曰陛下如何  
答應不思蜀也倘彼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

宋江之事已出宮去了只在蜀地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

有宿太尉侍側上皇便問恐地放回後主牢記入席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

宿元景曰卿知楚州安穩忠亦未必蜀否後主如卻正之言以對學言不差欲吳無淚遂

宋江消息否宿太尉奏曰閉其目兩齋開樂不能得昭曰何乃似卻正語耶起

臣雖未知安撫消息臣昨後主開目驚視曰誠如尊命真得後主如而昭及左右皆笑

夜得一夢甚是奇怪上皇之且謾笑青司馬氏再傳而後昭因此深喜後主誠

問曰卿昨得何夢宿太尉實並不疑慮後人有詩嘆曰

奉曰臣夢見宋江訴說昨追歡作樂笑顏開不念危亡半點哀

下以樂酒見賜而死楚人快樂與鄉忘故國方知後主是庸才

憐其忠義葬于本州南門却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遂尊之為王表奏魏

外蔡兒生兩建立祠堂四主曹參時參名為天子實不能主張政皆曰司馬氏

時享祭上皇呼曰此與朕夢無異可差人往楚州不敢不從遂封晉公司馬昭為晉王今人追思晉諡

宋江之事已出宮去了宋江之事已出宮去了



訪察此事急來回報宿太父司馬認為宣王兄司馬師為景王昭妻乃王肅之  
 尉領旨出官差官楚州探  
 次次日上皇駕臨文德殿  
 高依楊戲在側聖上問曰  
 汝等知楚州宋江消息否  
 二人宋敢啓奏各言不知  
 上皇展轉心疑却說宿太  
 尉差官回來備說宋江蒙  
 賜藥酒而死葬于楚州墓  
 兒法更有吳用花榮李逵  
 三人一處埋葬百姓哀憐  
 蓋造祠堂于墓側宿太尉  
 引來入入五倫奏前事夫

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為世子其以次子嗣帥而不以長子嗣帥者逆討諸臣  
 必以立長為言即大臣奏稱當年襄武縣天降一人  
 猶禪未決亦是候大臣奏稱當年襄武縣天降一人  
 身長二丈餘脚踏長三尺二寸白髮蒼髯著黃單衣  
 裝黃巾此時又通一黃巾之挂藜頭杖自稱曰吾乃  
 民王也民王二字各色扶音與首今來報汝天下換  
 生立見太平如此在市遊行三日忽然不見此乃殿  
 下之瑞也此非晉之符瑞殿下可戴十二旒冠冕建  
 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軍備六馬進王如為王  
 后立世子為太子昭心中暗喜回到官中正欲飲食  
 忽中風不語次日病危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馬荀  
 頭及諸大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太子司馬  
 炎而死司馬師臨終時有月至于無日司馬昭臨終時

子見說不勝傷感次日早  
 朝上皇究問前事責冷尚  
 休楊哉之罪終被蔡京重  
 貫一賊曲為掩飾不加其  
 罪喝退高俅傷戲即充實  
 酒使臣不期這臣楚州回  
 已死于路宿太尉次日見  
 上皇於偏殿將宋江為臣  
 忠義顯靈主庶之事奏明  
 天子上皇准奏復宋江親  
 弟宋清承襲宋江各爵是  
 時宋清已感風疾不願為  
 官上表辭謝上皇怜其去

宋清承襲宋江各爵是時宋清已感風疾不願為官上表辭謝上皇怜其去



賜錢十萬貫田三十畝  
以藉其家待子孫長大朝  
廷錄用後來宋清生一子  
宋安平應赴相舉官至秘  
書學士上皇夜宿太尉所  
奏親書聖旨勅賜宋江為  
忠義烈落文應侯仍勅賜  
錢往梁山泊起蓋廟宇大  
建祠堂雜塑東江等殿于  
王事及諸將神像勅賜神  
額御筆親書靖忠之廟落  
靈奉勅于梁山泊起造加  
字但見

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事皆在晉王可立太  
子為晉王然從容葬是日司馬炎即晉王位封何曾  
為晉丞相司馬望為司徒石苞為驃騎將軍陳騫為  
車騎將軍說父為文王時自此文王故如其所命安葬已畢父召  
賈充委秀入宮問曰曹操曾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為  
周文王乎果有此事否照應七十充曰操世愛漢室  
恐人議論篡逆之名故出此言乃明教曹丕為天子  
也得此一註脚遂使曹操教曹丕之曹竟教了司馬炎可駭一嘆炎曰孤父王比曹  
操何如妙充曰操雖功蓋華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懷  
其德貶曹操以子丕繼業差役甚重東西驅馳未  
有寧歲又貶曹丕後我宣王景主累建大功有恩  
施德天下歸心久矣與民不懷文王并吞西蜀功蓋

金釘朱戶玉挂銀門有  
棟雕梁朱簷碧瓦綠欄  
杆低映軒窓綉帷高  
懸玉鏡五間大殿中縣  
勅書金牌兩廡長廊彩  
罔出將入相綠槐影裡  
櫺星門高接青雲翠柳  
陰中靖忠廟直透宵漢  
黃金殿上塑宋公明等  
三十六員天罡正將白  
玉廟之內和朱武為頭  
七十二座地煞將軍門  
前侍從猱獍部下神兵

寰空與東西馳又豈操之可比乎見得司馬昭不似  
炎曰曹丕尚紹漢統孤豈不可紹魏統耶司馬昭明  
操司馬炎亦明明要學曹賈充恭秀二人再拜而奏曰殿下正  
當法曹之紹漢故事復受禪臺布告天下以即大  
位此處受禪臺與八十卷之炎大喜次日帶劍入內  
受禪臺正是依樣西席受禪臺正是依樣西席此時魏主曹奂連日不曾設朝心神恍惚舉止失措  
炎直入後宮負慌下御榻而迎炎坐畢問曰魏之天  
下誰之力也奂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笑曰吾觀  
陛下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何不讓有才德者主  
之明明當面鄙奂大驚曰噤不能言倘有黃門侍郎  
張節大喝曰晉王之言差矣昔日魏武祖皇帝東蕩  
西除南征北討非容易得此天下今天子有德無罪



勇猛紙后巧匠砌樓台  
 四季焚燒堵扇椽竿高  
 監掛長幡三社鄉人祭  
 睿庶民恭敬正神祇祀  
 典朝系忠烈帝万年香  
 火享無忘千載功動標  
 史記

天置尺已歸天界  
 地煞還應大地中  
 千古為神皆廟食  
 萬年青史補英雄  
 後求宋公明累已顯神自  
 姓四時享祭不絕梁山泊

何故讓與人耶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  
借司馬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立魏王篡奪漢室  
借司馬  
 吾祖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是  
 司馬氏之力也四海咸知晉今日豈不堪紹魏之天  
曹孟  
 下乎曹孟不欲篡漢却使他人說合司馬節又曰欲行此  
 事是篡國之賊也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仇有何不  
此是蒼蒼者之意却在  
 可司馬炎口中直叫出來叱武士將張節亂瓜打死  
 於殿下與泣淚跪告獻帝尚不曹炎起身下殿而去  
 免謂賈充裴秀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曰大數盡  
 矣陛下不可逆天當照漢獻帝故事重修受禪臺見  
宗做棟與別人看曹  
 其大禮禪位與晉王上合天心  
與只當怨曹孟耳  
 下順民情陛下可保無虞矣免從之遂合賈充裴秀

丙祈風得風祈雨得雨又

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日免親捧傳國兩立于臺上大

合楚州蔡景注亦顯辰思

會文武後人有詩嘆曰

彼處人民重建大殿添設

魏吞漢室晉吞曹

天運循環不可逃

兩廊奏請賜額至今古跡

張節可憐忠國死

一奉志隨泰山高

尚在大史公有唐律二

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與大禮免下壇具公服立於

首哀輓詩曰

班首炎端坐於臺上賈充裴秀列于左右執劍令賈

莫把行藏怨老天

免再拜伏地聽命免曰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

韓彭當日亦堪憐

禪已經四十五年矣處處提出魏篡漢故事求可今

一心報國摧鋒日

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彌隆極天際地可

百戰擒盜破虜年

即皇帝正位以紹魏統封汝為陳留王即用戲帝初

諛臣賊子尚依然

分庭出就金墉城居止當時起程非宜詔不許入京

早知鳩毒埋黃壤

無事故比獻帝 免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字與拜於與



學取漁翁泛釣船

又詩曰

生當鼎食死封侯

男子平生志已酬

鐵馬夜嘶山月曉

元徽秋嘯暮云稠

不須出劍求真蹟

却喜忠良作話頭

千古蓼花埋平地

落花啼鳥總關愁

評

公明一腔忠義宋家以  
鳩飲報之昔人云高鳥

前曰臣身為魏臣終不肯魏也曹氏與漢雖曹家次

見乎如此封平為字平王乎不受而退是曰文武百

官再拜於善下由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

為太始元年大放天下魏遂亡後人有詩嘆曰

晉國規模如魏五 陳留踪跡似出陽

重行受神臺前事 回首當年止自傷

晉帝司馬炎漢以炎與為年號恰合追諡司馬懿為

宣帝伯父司馬師為景帝父司馬昭為文帝立七廟

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生豫章太

守司馬亮亮生潁州太守司馬懿簡生京兆尹司馬

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帝司馬師文帝司馬昭

是為七廟也曹丕不問帝曹曹懿曹大事已定每日設

尺長言滅狡死走狗

京平古名言

又評

閱此須問南華齊物等

篇如漢船中魂

朝計伐儀吳之策正是

漢家城郭已非舊 吳國江山將復更

未知怎生伐吳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二十一回

萬社頑老將獻新謀

隆孫皓三分歸一統

此卷紀三分之終而非紀一統之始也書為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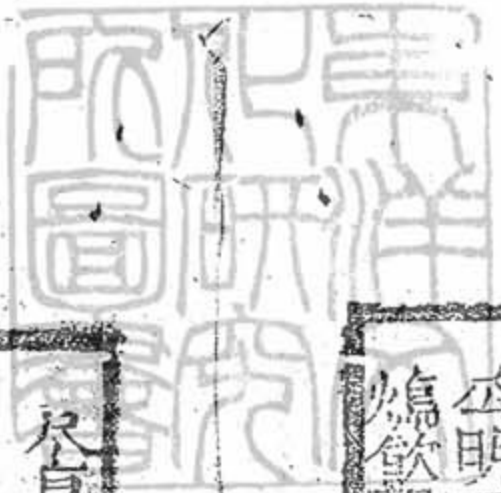
國而作則重在三國而不重在晉也推三國之

所自合而歸結於晉武猶之原三國之所從分

而追本於禮魯也以此處狼之秦而吞六國則始

皇不可以比湯武以篡竊之晉而并三國則武

帝豈足以比高以晉之劉毅對司馬炎曰陛下





可比漢之桓靈然則三國一書以桓靈起之即謂以相靈蔽之可耳

前卷晉之篡魏與魏之篡漢相對而成篇此卷炎之取吳亦與昭之取蜀相對而成篇而前卷於不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類者見報應之不殊也此卷於極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反者見事變之不一也如鄧艾之拒姜維志力攻擊而羊祜之交陸抗通好餽遺則大異鍾會之忌鄧艾彼此不合而杜預之繼羊祜前後一心則大異伐蜀之議決於終朝而伐吳之議遲之又久則大異乎蜀之役二將不遠而平吳之役金師皆返則大異此間樂不思蜀之劉禪以懦而稱

臣而設此座以待陛下之孫能以剛而居首則又大異至於取蜀之難難在事後鄧艾身為鎮會叛焉姜維據焉而邵悌憂之劉實知之司馬昭亦料之矣取吳之難難在事先羊祜請焉杜預勸焉王濬張華又贊焉而馮純沮之荀勗賈充沮之王渾胡奮亦欲緩之矣此類而觀更無分寸雷同絕毫合堂庄書至終篇復見其易盡有如此之筆頭百尺愈出愈奇者哉

三國一書每至兩軍相聚兩將相持寫其勇者彼堅執銳以決死生寫其智者殫慮竭思以術巧拙幾於荆棘成林風雪眩目矣忽於此卷見一輕裘緩帶之羊祜居然艾士風流又見一餽



酒受藥之陸抗無異良朋贈答令人氣定神閒  
耳目頓易直覺險道化為康莊兵氣消為日月  
真夢想不到之文或謂大夫之交不越境以羊  
陸二人交歡邊境如宋華元楚子反之自平於  
下毋乃有違君命乎予曰不然一施德而一施  
暴則人盡舍暴而歸德而施暴者將為施德者  
之所制矣彼以德懷我之人是欲不戰而服我  
也我亦以德懷彼之人是亦欲不戰而服彼也  
外似於相和而實實主於相敵又何譏焉  
中原之兵所以難於取吳者有前事以為之鑒  
也周郎有赤壁之捷陸遜有猇亭之捷徐盛有  
南徐之捷朱桓有江陵之捷周魴有石亭之捷



丁奉有徐塘之捷斯誠未易圖矣而孰知從前  
之難則屢戰而不克向後之易則一戰而成功  
貫索之艦斷之以刀連環之舟焚之以火吳之  
摧敵者有然而橫江之鎖鑰之以炬沉水之錐  
衝之以筏吳之受摧於敵者又有然時移勢敗  
險不足恃凡古今成敗無常皆當以此類之三  
國之興始於漢祚之衰而漢祚之衰則出於閻  
覽之欺君與亂臣之竊國也一部大書始之以  
張讓趙忠而終之以黃皓岑昏可為閻覽之戒  
首篇之未結之以張飛之欲殺董卓終篇之未  
結之以孫皓之譏切賈充可為亂臣之戒  
三國以漢為主於漢之亡可以終篇矣然纂漢



者魏也漢亡而漢之讐國未亡未足快讀者之心也漢以魏為讐於魏之亡又可以終篇矣然能助漢者吳也漢亡而漢之與國未亡猶未足竟讀者之志也故必以吳之亡為終也至於報報之反未有已時禪皓稽首於前而懷愍亦受執於後師昭主福其主而安恭亦見偏於臣四晉以中原而并建業東晉又以建業而棄中原晉主以司馬而吞劉氏宋主又以劉氏而奪司馬則自有兩晉之史在不得更贅於三國之末矣

却說吳主孫休聞司馬懿已篡魏知其必將伐吳憂慮成疾臥床不起乃召丞相濮陽興入宮中合天子



孫靈出拜吳主把興臂手指靈而卒興出與羣臣商議欲立太子孫靈為君左與重萬或曰靈幼不能長政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何不仿求孫亮而復立之左將軍張布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為帝王不相僕陽興不能決入奏求太后太后曰吾寡婦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興遂迎皓為君皓字元宗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即皇帝位改元為元興元年封太子孫靈為豫章王追諡父和為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若論人繼大統便不當自帝其父加丁奉為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為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甚醜溺酒色寵幸中常侍岑昏又是一箇中常侍與濮陽興張布諫之皓怒斬二人滅其三族第一便殺兩箇命由



是死巨緘口不敢再諫又吹寶鼎元年以陸凱為或  
為左右丞相時皓居武昌揚州百姓沂流供給甚苦  
之又奢後無度公私廩之陸凱上疏諫曰

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  
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  
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城險  
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謡云軍飲建業水不食武昌  
魚豈遠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  
也今國無一年之蓄者露根之漸官吏為苛擾真  
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  
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羣臣相挾  
害忠曉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

奇擾簡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

疏秦皓不悅又大興土木作昭明宮令文武各官入

山採木又有曹又召術士尚廣舍筮著問取天下之

事尚對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後

文降晉之兆劉神誤信師婆之言皓大喜謂中

書丞蕭敷曰先帝納卿之言分頭命將沿江一帶屯

數百營命老將丁奉總之朕欲兼并漢士以為蜀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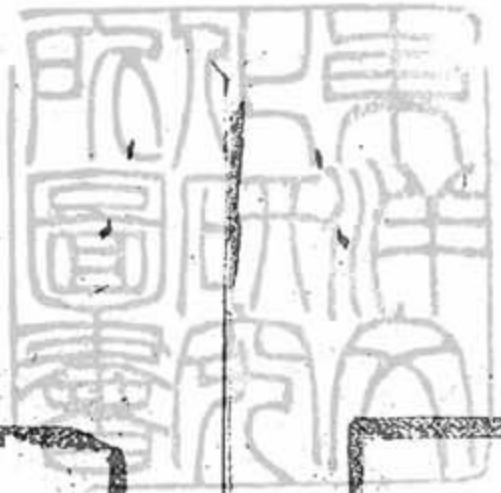
復讐當取何地為先既好土木又略敷諫曰今成都

不守社稷傾崩司馬炎必有吞吳之心陛下宜修德

以安吳民乃為上計若強動兵甲正猶披麻救火必

致自焚也願陛下察之前以一吳代一魏尚不能勝

一吳伐兩魏豈能勝乎皓大怒曰朕欲乘時恢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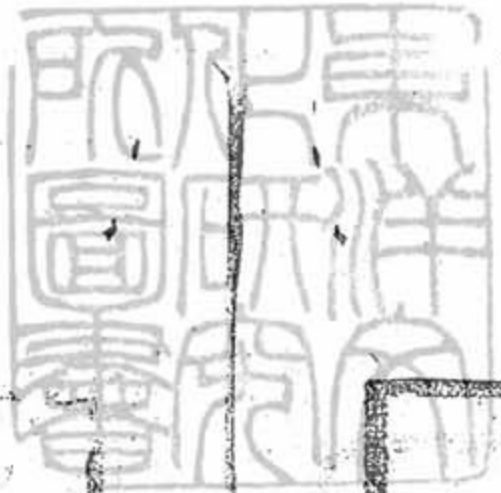


漢書

卷之六



業汝出此不利之言若不看汝舊臣之面斬首號令  
此武士推出殿門蕪覈出朝嘆曰可惜錦繡江山不  
久屬於他人矣為吳十遂隱居不出於是皓令鎮東  
將軍陸抗部兵屯江口以圖襄陽早有消息報入洛  
陽近臣奏知晉主司馬炎晉王閔陸抗寇襄陽與眾  
官商議賈充出班奏曰臣聞吳國孫皓不修德政專  
行無道陛下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國中有  
變乘勢攻取東吳區掌可得也平吳之未遣杜預而  
先遣鍾會而先遣仲艾也先遣羊祜猶平蜀之  
祜奉詔整點軍馬預備迎敵自是羊祜鎮守襄陽  
得軍民之心吳人右降而欲去者皆聽之賊成羸之  
卒用以舉田八百餘頃與孔明屯田渭源委維其



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末年軍中有十年之積祜  
在軍嘗看輕裝繫寬帶不披鎧甲帳前侍衛者不過  
十餘人彬林然有儒雅之風其視羽扇論中亦不多讓一日部將入帳曰  
曰哨馬來報吳兵皆懈怠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獲  
大勝祜笑曰汝眾小觀陸抗耶此人足智多謀自  
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斬了步闡及其將士數十人  
吾救之無及在羊祜口中補此人為將我等只可自  
守候其內有變方可圖取若不審時勢而輕進此取  
敗之道也自到汝與姜維善戰之後又見眾將服其  
論只自守疆界而已一日羊祜引諸將打獵正值陸  
抗亦出獵羊祜下令我軍不許過界眾將得令止於  
晉地打圍不犯吳境陸抗望見嘆曰羊將軍兵有紀



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曹操其孫權書曰願與將軍  
現此二人之微何其從 示歸至軍中察問所得禽獸  
容不追兩無情局乎 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吳人皆悅來報陸抗抗  
 召來人入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答曰必得佳  
 釀則飲之抗笑曰君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與汝持  
 去拜上都督此酒陸其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表  
 昨日出獵之情周瑜飲立德以酒是友意 來人領諾  
 携酒而去左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汝有何丰意抗  
 曰彼既施德於我我豈得無以酬之眾皆愕然都說  
 來人回見羊祜以抗所問并奉酒事一一陳告祜笑  
 曰彼亦知吾能飲乎遂命問虛取飲部將陳元曰其  
 中恐有奸計都督宜且自嘗飲祜笑曰抗非毒人也



不必疑也公飲魯肅之酒是太猶自  
 是使人通問常相往來一日抗遣人候祜祜問曰陸  
 將軍安否來人曰主帥臥病數日未出祜曰料彼之  
 病與我相同吾已合服藥在此可送與服之孔明  
即之病以不藥藥之羊祜識陸抗之病即 來人持藥  
以藥藥之 是賭智關巧 是開心見誠  
 回見抗眾將曰羊祜乃是吾敵也此藥必非良藥抗  
 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曹操不信華佗是好雄醫  
 汝眾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眾將皆拜賀抗曰彼  
 專以德我專以暴是彼將不戰而服我也今宜各保  
 疆界而已無求細利正是羊叔子敵手 眾將領命忽報吳主  
 遣使來到抗接八問之使曰天子傳諭將軍作急進  
 兵勿使晉人先入抗曰汝先回吾隨有疏章上奏使



人辭去抗即草疏遣人賈到建業時吳主皓已近臣  
呈上皓拆觀其疏疏中儉言晉果可代之狀且勸吳  
主修德慎罰以安內為念不當以黷武為事吳主賢  
畢大怒曰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  
遣使罷其兵權降為司馬却合左將軍孫冀伐領其  
軍聞字代美維蜀主但有其實羣臣皆不敢諫吳主  
皓自改元建衡至鳳凰元年恣意妄為窮兵屯成上  
下無不嗟怨丞相顧或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三人  
見皓無道璋言昔諫皆被所殺前後十餘年殺忠臣  
四十餘人羊祜所謂孫皓之見皓出入常帶鐵關五  
萬羣臣恐怖莫敢奈術都說羊祜聞陸抗罷兵祜  
失德見吳有可乘之機乃作表遣人往洛陽請伐吳

陸抗諫伐晉而羊祜請伐吳其言似異而其意實同其畧曰

夫期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此將謀

在天二語倒轉說來孔明謂天時之不可強羊祜謂人事之不可怠今江淮之險不

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

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降平一四海而更

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入

也非好曠武止欲正武非好動兵正也欲息其蓋吳平則征伐可息也

司馬炎觀表大喜便令興師伐吳之事賈充苟勗滿

統三人力言不可炎因此不行此是此一層曲折

祐聞上不允其請嘆曰天下不如意者十當八九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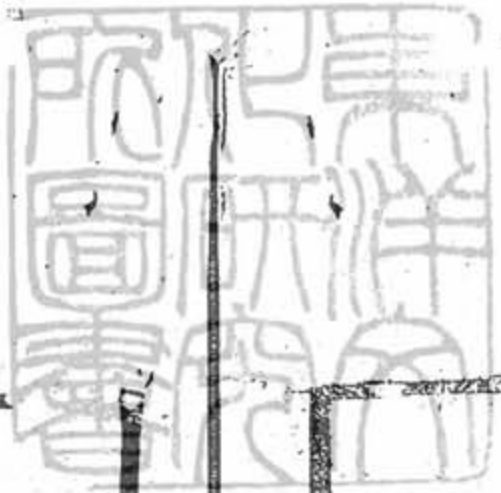
天與不取豈不大可惜哉亦是至咸寧四年羊祜入

朝奏辭歸鄉養病次問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





八祐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更立賢君則吳非陛下所能得也陸抗未去則吳不可得孫皓既死則吳亦不可得炎大悟曰卿今便提兵往伐若何又于此祐曰臣年老多病不堪當此任陛下另選賢勇之士可也伐吳之事又於此一實此第二層曲所遂辭炎而歸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司馬炎車駕親臨其家問安炎至臥榻前祐下淚曰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深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日誰可繼卿之志祐含淚而言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可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鍾會與鄧艾彼此相如羊祜與杜預前後相薦與前卷相反而杜預曰舉善薦賢乃美事也卿何薦人於朝即自焚其奏稿不令人知耶鍾會伐國欲奪羊祜薦人亦欲害之國之密恐其僭我也薦人



之密恐其感我也恐其僭我不足奇恐其感我則奇矣祐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如此則免朝廷明黨之疑可為萬世人臣之法言訖而亡炎大哭回宮敕贈太傅鉅平侯兩州百姓聞羊祜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將士亦皆哭泣襄陽人思祐存日常遊於峴山賢于古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來人見其碑文者無不流涕故名為墮淚碑與蜀人之思武侯有似後人有詩嘆曰

曉日登臨感晉臣 古碑零落峴山春

松風殘霜頻頻滴 疑是當年墮淚人

晉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杜預為人老成練達好學不倦最喜讀左丘明春秋傳坐臥常自携每出入必使人持左傳於馬前時





八謂之左傳癖開公好讀春秋杜預及秦晉主之命  
 在襄陽撫民養兵准脩伐吳此時吳國可奉陸抗皆  
 死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沉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  
 糾彈官宴罷之後各奏過失有犯者或劾其面或盤  
 其眼此斷歷剖心之類也不意讀至三由是國人大  
 懼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請伐吳其疏曰

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我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  
 則強敵也伐之當臣造船七年日有朽敗伐之當  
 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伐之當三者一乖則難圖矣  
 願陛下無失事機孔明出師表有六不可假王濬  
蓋人事王濬意至順天時

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主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

朕意決矣伐吳之事又侍中王渾奏曰臣聞孫皓欲  
 北上軍伍已皆整備聲勢正盛難與爭鋒更遲一年  
 以待其疲方可成功晉主依其奏乃降詔止兵莫動  
 伐吳之事又于此一退入後宮與秘書丞張華圍棋  
 竟此第二層曲折消遣不用王濬緊着却用王渾緊着不依王濬緊着有  
 一頓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主開視之乃杜預表也表  
 畧云

往者羊祜不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計故令朝  
 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度此舉之利  
 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自秋以來討賊之  
 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恐佈待都武昌完修江南  
 諸城遷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



亦無及矣

晉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却棋枰歎手奏曰  
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民憂國敝今若討之  
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棄了局中之著却助表也  
若失此機會則一晉主曰卿言洞見利害朕復何疑  
著錯滿盤差矣晉主曰卿言洞見利害朕復何疑  
羊祜之棋全賴社預為之察局社預之棋又高張華  
為之幫局而孫皓之棋乃於是結局矣伐吳之事又  
於此即出升殿命鎮南大將軍杜預為大都督引兵  
十萬出江陵鎮東大將軍瑯琊王司馬佃出滁中征  
東大將軍王軍出橫江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  
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用以玉是  
又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水  
陸兵二十餘萬戰船數萬艘以上是二又令冠南將

軍楊濟出屯襄陽節制諸路人馬如平蜀之有早右

消息報入東吳吳主皓大驚急召丞相張悌司徒何

植司空滕修計議退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

伍延為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驃將軍孫歆進

兵拒夏口等處軍馬敢為將師領左將軍沈竺石

將軍諸葛靚引兵十萬出兵牛渚接引諸路軍馬吳

路三皓從之遂令張悌引兵去了皓退入後宮不安

憂色幸臣中常侍岑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

已有兵迎之爭奈王濬率兵數萬戰船齊備順流而

下其鋒甚銳朕因此憂也昏曰臣有一計令王濬之

舟皆為壘粉矢皓大喜遂問其計岑昏奏曰江南多

鐵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



美林司馬





於沿江緊要處橫截之再造鐵錐萬長交餘直  
 於水中苦營船乘風而來逢錐則被豈能渡江也  
 獻計雖是下策猶勝于黃皓之請師安也○東吳  
 前幾番禦敵都是用火此一番禦敵都是用金  
 大喜傳令樞匠工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鐵錐設立  
 停當却說善都督杜預兵出江陵令牙將周旨引水  
 手八百人乘小舟暗渡長江鄧支使人偷越山嶺杜預使人暗渡長江前後  
 相似夜襲樂鄉多立旌旗於山林之處日則放砲搗  
 鼓夜則各處舉火首領命引眾渡江伏於巴山次日  
 杜預領大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主遣伍延出陸  
 路陸景出水路陸景一路又在此孫翊為先鋒三路  
 來迎杜預引兵前進孫翊船到兩兵初交杜預便  
 退飲引兵上岸迤邐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砲響四

面貫大至吳主急回杜預親到城邊見兵死者不  
 計其數孫翊到城邊用百八百里溫雞於中就城  
 上舉火散大驚曰北來賊軍乃飛渡江也杜頃巴也  
 交陰平之兵之兵與急欲追時被周旨大喝一聲斬於馬下  
 了却吳日之兵與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  
 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預  
 渡江却在陸景眼預陸景大驚欲上岸逃命被晉將張  
 中敘出信見預陸景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走被伏  
 尚馬到斬之了却吳兵第預遂得江陵於是沅湘一帶直抵荊州諸郡守  
 合皆望風皆印而降之法預令人持節安撫秘豈無  
 把遂進兵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威大振遂大會



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如劉文之取成都胡奮自百年之寇

未可盡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任可俟來春更為

大舉如田續之阻郿也。伐吳之專預曰昔樂毅濟

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振破竹之勢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無復有着手處也事如破竹文遂也

檄約會諸將一齊進兵攻取建業在吳之專不特龍

驃將軍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前哨報說吳人造鐵

索沿江橫截又以鐵錐置於水中為碇備濠

造大徑數十萬上縛草為人披甲執杖立於週圍順

水放下江中草人乃孔明所以借箭者不意此日反為比軍所用吳兵見之以為

活人望風先走睛雖着箭盡提而去又於筏上作大

炬長十餘丈六十餘圍以麻油灌之但遇鐵索燃炬



燒之須臾皆斷東吳欲用金克木王濬却用火克金兩路從大江而來

所到之處無不克勝却說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

沈瑩右將軍諸葛勰來迎首吳將請勰曰上流諸軍

不作隄防吾料晉軍必至此宜盡力以敵之若幸得

勝江南自安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觀

曰公言是也言未畢人報晉兵順流而下勢不可當

二人大驚慌來見張悌商議勰謂悌曰東吳危矣何

不遁去方知恭應沈悌垂泣曰吳之將亡賢愚共知

今若君臣皆降無一人死於國難不亦辱乎此處若無死難

之人不獨吳國無氣色節書中敘尾亦無氣色諸葛勰亦垂泣而去張悌與

沈瑩揮兵抵敵晉兵一齊圍之周旨自是殺入吳營

張悌獨奮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瑩被周旨所殺



了却與兵  
第三路 吳兵四散敗走後人有詩讚張悛曰

杜預巴山見大旗 江東張悛死忠時

已拼王氣南甲盡 不忍偷生負所知

却說晉兵克了牛渚深入吳境王浚遣人馳報捷音

晉主炎聞知大喜賈充奏曰晉兵久勞於外不服水

主必生疾病宜召還再作後圖

折口以上并作五張華曰今大兵已入其巢吳人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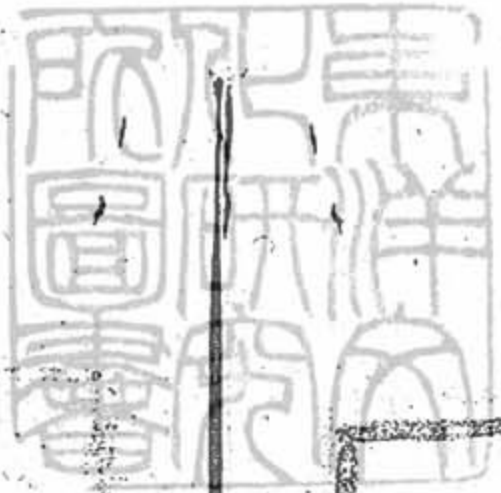
落不出一月孫皓必捨吳若輕名還前功盡廢誠可

惜也基局可以不完晉主未及應賈充叱華曰汝不

省天時地利欲妄邀功勳凶弊士卒雖斬汝不足以

謝天下賈充更無他長信次日此是胎息華復與朕

同耳何必爭辯會相招弒君耳報杜預表到晉主視表亦言宜



急進兵之意晉主遂不復疑竟下征進之命伐吳之

此一王濬等奉了晉主之命水陸並進風雷鼓動吳

人望旗而降吳主皓聞之大驚失色諸臣告曰北兵

日近江南軍民不戰而降將如之何皓曰何故不戰

眾對曰今日之禍皆昏之罪請陛下誅之臣等出

城決一死戰皓曰量一中貴何能慢國眾大叫曰陛

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姜維以黃皓比張護吳人又

朕遂不待吳主之命一齊擁入宮中碎割昏昏生燄

其肉陶濬奏曰臣以戰船皆小願得二萬兵乘大船

以戰自足破之皓從其言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濬上

流迎敵前將軍張豫率水兵下江迎敵二人部兵正

行不想西北風大起此時東風吳兵旗幟皆不能



立畫倒壁於舟中兵各不肯下船四散奔走只有張  
象數大軍待敵却說晉將王濬揚帆而行過三山舟  
師曰風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  
怒拔劍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即遂搥  
鼓大進若變臉後不能取蜀昔畏風波何以取吳吳將張象引從軍請降  
濬曰若是真降便為前部立功象回本船直至石頭  
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孫皓聞晉兵已入城欲自  
勿中書令胡冲光祿勳薛奕奏曰陛下何不效安樂  
公劉禪乎皓從之亦與觀自縛率諸文武詣王濬軍  
前歸降刺面盤膝之濬釋其縛焚其醜以王禮待之威何處去之

唐人有詩嘆曰

西晉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旌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 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 故壘蕭蕭蘆荻秋

於是東吳四州四十二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  
二萬三千軍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老幼二  
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營  
五千餘人皆歸大營今人追問孫大事已定出榜安  
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陶濬兵不戰自潰瑯琊王司  
馬佃并王戎大兵皆至見王濬成了大功心中忻喜  
次日杜預亦至大搗三軍閱君賅濟吳民於是吳民  
安指惟有蓬平太守王晏拒城不不問吳亡乃降蜀  
之有王濬上表報捷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賀上壽







晉主執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  
此亦亦是耳此亦亦是驃騎將軍孫秀退朝向南而笑曰昔討  
逆壯年以一校尉創立基業今孫皓舉江南而棄之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此教語孫一却說王濬孫師遷  
吳主皓赴洛陽面君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此是帝  
帝賜坐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對曰臣於南  
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孫皓應對捷於劉神帝大  
喜賈充問皓曰聞君在南方每舉人眼目刺人面皮  
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結君及好回不忠者則加此  
刑耳明時道充默然其陳帝封皓為歸命侯子孫封  
中郎隨降等輔皆封列侯丞相張悌陣亡封其子孫  
封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其餘各加封賞自此三國歸

於晉司馬炎為一統之基矣一即大書前此所謂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直應轉首終起  
句後來後漢皇帝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奐  
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皆善終以  
司馬炎作魏仍以三國之後人有古風一篇以敘其  
主年結方是三國志終事曰

高祖提劍入咸陽炎炎紅日升扶桑光武龍興成  
一大統金鳥飛上天中央哀哉獻帝紹海宇紅輪西  
墜感地傍何進無謀中貴亂涼州董卓居朝堂王  
允定計誅逆黨董卓懼郭汜與刀鎗四方盜賊如蟻  
聚六合奸雄皆鷹揚孫堅孫策起江左袁紹袁術  
與河梁劉焉父子據巴蜀劉表車旅屯荆襄張燕



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西涼陶謙張繡公孫瓚  
各逞雄才占一方曹操專權居相府牢籠英俊用  
文武威震天子今諸侯統領貔貅鎮中土樓樂云  
德本皇孫義結關張顯扶主東西奔走恨無家將  
寡兵微作驪旅南陽三鶴情何深臥龍一見分寮  
字先取荆州後取川霸業圖王在天府嗚呼三載  
逝升遐白帝託孤堪痛楚孔明六出祁山前願以  
隻手將天補何期曆數到此終長星半夜落山塢  
姜維獨憑氣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勞鍾會鄧艾分  
兵進漢室江山盡屬曹丕淑芳鬢總及與司馬又  
將天下交受禪臺前雲霧起石頭城下無波濤陳  
留歸命與安樂王侯公爵從根苗紛紛世事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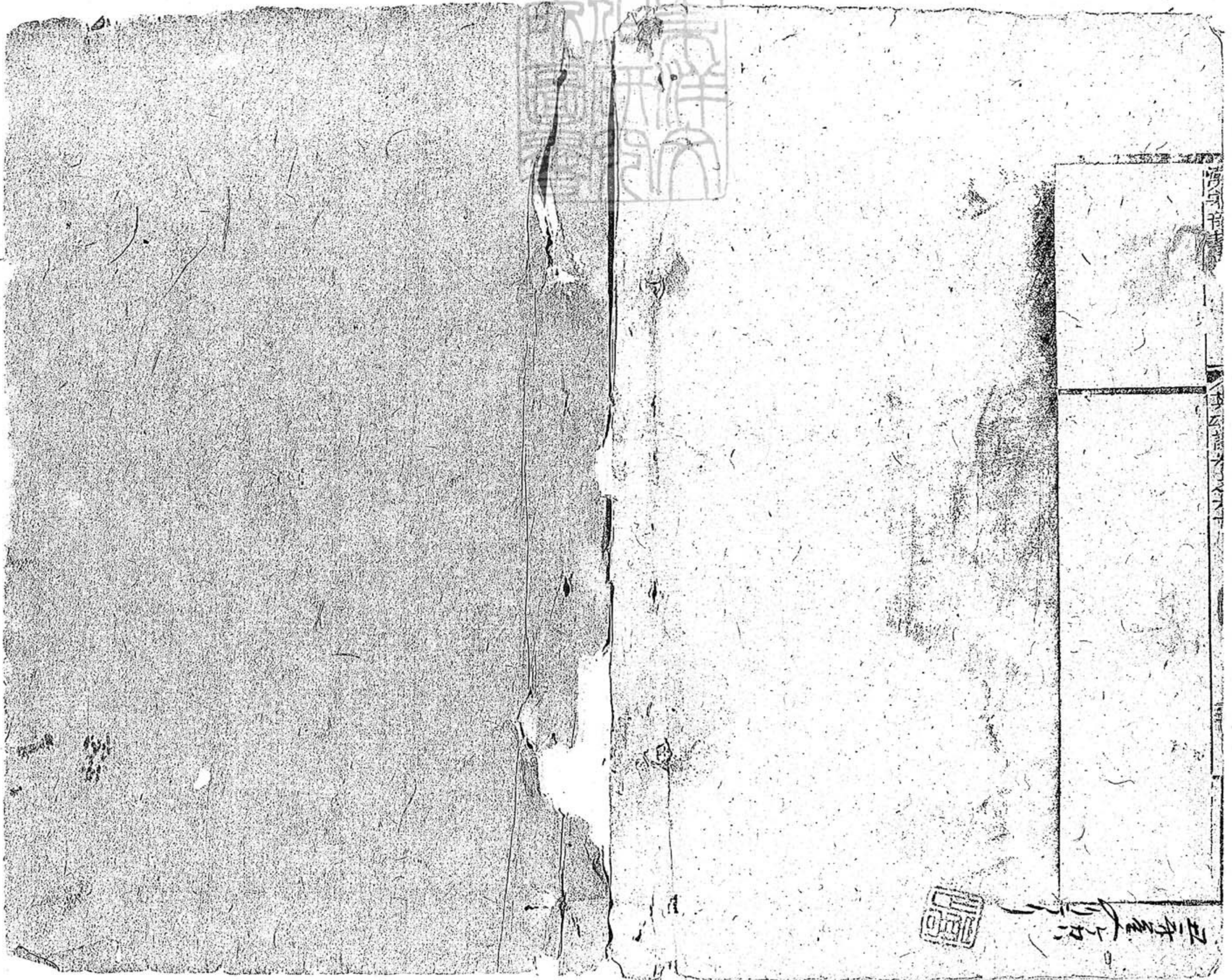
盡天數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夢後人憑弔

空牢

此一篇古風將全部事蹟原括其中而未

口之意相合一部大書以  
詞起以詩收絕妙章法





Large, faint rectangular stamp on the spine area, likely a library or ownership mark.

Small, square stamp located near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decorative flap.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inscrip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s, located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flap.

Vertical text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flap, possibly a title or a list of contents.



天  
圖  
書

